

JS
当代纪实文学

开封市文联集体采写

焦裕禄其人其事



焦裕禄其人其事

开封市文联集体采写

作家出版社

焦裕禄其人其事

作者：开封市文联集体采写

责任编辑：林金荣

责任校对：彭卓民 祁 斌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24千

印张：7.25 插页：4

版次：1990年9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385-X/I·384

定价：3.0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引言：二十六级台阶.....	1
从子夜到黎明.....	19
二下尉氏.....	30
从车间主任到调度科长.....	58
男儿情真.....	137
在兰考的十五个月.....	164
儿女们.....	185

引言：二十六级台阶

纯粹一种巧合。

踏着那黑青色石阶，拾级而上，数到二十六，眼前便是肃穆庄严的墓地。那里，躺着那使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热血沸腾的焦裕禄。

他去世已整整二十六年。

他是载着比肝疼更痛楚的遗憾去见马克思的。他生前也许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认识了那共产党人大胡子祖先的伟大发现及英明预见已经无可辩驳地在影响着人类的命运；可我们的县委书记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自己四十二岁之后的这二十六年，历史将会写出怎样一部书。有位哲人说过，书，犹如阶梯。我移开大理石墓碑上那一双充满善良与牺牲光芒的眸子，在兰考的乡亲引导下，从第一阶开始读他，也读那段不平静的历史……

六十年代第五个春天，无论从形势或气候已经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春天了。天灾人祸，风云变幻的“三年”如果可以喻为寒凝大地的季节，那么，党中央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决策与发愤图强万众一心的人民如同火种息壤，亿万人民踏着崩裂的冰雪披荆斩棘卧薪尝胆，终于使得年轻的共和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蓬勃生机。

一九六五年确实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

人民渴望富庶，更怀念苦难岁月中的领头人。

这年春天，河南省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兰考县几十名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郑州西郊的烈士陵园，找到了曾与他们栉风沐雨战天斗地的县委书记的坟茔，仿佛看到了他那亲切而瘦削的面容，人们一个个含着泪水站在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哭道：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人们忍不住扑在焦裕禄的坟上大哭，一旁的人怎么也拉不起。烈士陵园的老同志至今仍记得那悲天悯地的一片哭声。

六月，秦寨人牢记焦书记病危时的嘱托，派代表来到陵园，将一把结实的麦穗恭敬地摆在焦裕禄的墓前，呼唤着：

“焦书记，秦寨人来看你了！你看看，这是盐碱地上长出的好麦子呀……”

兰考人民没有忘记焦裕禄“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遗愿。秦寨大队支书领着社员到县委强烈要求把焦书记的坟迁回兰考，埋在沙丘。

他是人类的骄傲。

他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这不仅指他永远活着的形象，他生时未竟的事业，他的语言、思想，乃至扬洒在苦难日子里的微笑与泪珠在人民心间已融为果实的汁液。

他为人民献出生了生命，所以也得到了永生。

焦裕禄最后的请求未能实现，是因为他去世时天气已经热了起来，遗体又未火化，只好临时决定葬在了郑州烈士陵园。

焦裕禄的那番话语震动了省委，省委领导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兰考前任县委书记生前带领群众除“三害”，死后还让把自己埋在沙堆上，全省干部应该学习焦裕禄的献身精神。这次讲话发在了当时的《四清简报》上。新华分社的同志看了这期简报，立刻到兰考了解情况，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左下角发了千把字的消

息，引用了焦裕禄那段感人肺腑的话语。十一月二十二日，《河南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并开辟了专栏，这场活动持续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告一段落。

一九六五年冬，新华社记者周原来兰考，他是随穆青一行赴鲁西南、皖西北及豫东一带了解灾区改变面貌情况的。介绍情况时，县里的同志多次提到已故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周原凭着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断定这将是一个沉重而宝贵的线索，他火速赶回郑州向穆青汇报，穆青毫不迟疑地率领一部分同志直奔兰考。

在县委简陋的会议室内，穆青听着同志们的介绍，他被焦裕禄的事迹强烈震撼了。当有人讲到贫下中农哭坟时的细节，穆青手中的笔停了。他离开座位在屋里来回地踱着步子，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他决定写焦裕禄，树立和宣传这位党的好干部的光辉形象。他在会上说，我参加革命二十八年了，还没有流过眼泪，焦裕禄是党的宝贵财富啊，报道不好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

夜深了，北风从玻璃窗的破洞袭入，窗台阶上凝结了一层白霜，会议还在继续。说的人在哭，记的人在哭，笔记本上的字迹模糊了……第二天，穆青擦干了泪水，和冯健、周原沿着焦裕禄同志的足迹，走村串户……一连采访四天，五易其稿，完成

了中国新闻史上光彩熠熠的长篇通讯。初稿完成后，穆青交代周原，要一件一件事核对清楚，一个字一句话也不能掺水分，并反复征求了县委的意见。

回到北京，穆青向中央汇报，党中央同意把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并指示要象宣传雷锋、王杰那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突出连续报道。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问世，《人民日报》发表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中央领导题了词，一个波澜壮阔的学习焦裕禄的运动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早春的国土上全面展开了。

二月八日起，作家、诗人、画家、各地新闻单位的记者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参观学习团体和个人，钱塘江潮般涌向曾被秦始皇改为东昏（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至郿因狂风大作飞砂走石昏雾四塞故改名东昏）的兰考。

二月二十六日，焦裕禄的灵柩由郑州烈士陵园迁出，郑州至济南的448次直快列车披戴白花，汽笛哀鸣，载着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的遗骨缓缓驶出了“二·七”名城。沿途的车站、路口、铁路职工与群众肃立默哀，目送英灵。

焦裕禄在兰考的墓地，在县城北关最高的沙丘上。这里原是黄河故道的河堤，昔日桀骜不驯的大河由此溃决改道掉头东北浩浩入海。

这是焦裕禄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包括一个人，是需要回首往事的，这是历史科学。而历史又无疑会对普通公民永久掩藏着一些秘密。可是一旦我们了解了那段历史事件背后的曲折与不幸，隐瞒与回避便是一种犯罪了。

不久前，满头银发的穆青感慨万端地说过这样一番话：

“可以说，那篇通讯完全真实地反映了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就这，文化大革命中，我也难免遇到不少麻烦……”

让我们冷静地列举出当时的一些事实：

兰考县最初的一份大字报的标题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篇大毒草》。

有人公开谩骂：哪个混蛋王八蛋给提供的材料？

自然会有人罗列穆青及一些同志的罪状。

也有人组织力量扬言要重新修改那长篇通讯。

有关焦裕禄的书刊一度被付之一炬。

更有甚者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重新发表后竟有人提出不准在兰考发行。

一位中央高级领导赴河南视察工作期间，县里还有人专程跑到开封继续告穆青的状。这位领导当场很生气地批评了他们，并指出穆青是个好同志，他报道焦裕禄是立了一大功。

回顾与解释历史，对一些人是一件痛疾或尴尬的苦役。在对待焦裕禄这个典型的问题上，曾有过至今仍使一些同志汗颜的纠纷：

一些同志或消极推辞或当场表白，不同意把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典型：党领导兰考十几年，他焦裕禄才一年就领好了？让人家来兰考看啥？看沙丘？看盐碱？看你几个人伙穿一条裤子？

写得太凄惨，给社会主义抹了黑。

.....

最后，中共开封地委果断做出决定，召号全地区党员干部掀起学习焦裕禄的高潮。

在此，我郑重地引用现任兰考县委书记徐宗礼同志在一九九〇年第一期《党史与现实》杂志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话：

“……一九六二年，焦裕禄同志来到兰考，他带领全县人民，治理“三害”，在困难中闯出了一条希望之路。然而，十年动乱，由于把焦裕禄精神丢了，致使刚刚露出生机的兰考再次陷入苦难之中。”

毋须赘述什么了，语重心长，痛定思痛，最要紧的是正确认识自己，认识历史；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走向未来。

二

以下是几则采访笔记，讲述人那直白朴实的话

言不容笔者有任何剪裁，我如实记下。

一九九〇年六月四日上午 焦裕禄陵园

被采访人 周鸿典，六十岁，陵园负责人（路上有人喊他周书记，实际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守墓人）。

都这么多年了，有时端着饭碗对着墙上的照片发愣，总觉得焦裕禄还活着，那话就在耳朵边嗡嗡响着：“鸿典，来——说说话儿……”粪叉往地上一扎，架着腰就说上了。

我是一九八三年来的陵园。早先在垌阳当书记，后来在孟寨。刁文（原兰考县委书记）见了我说，老周，你年纪大了，调县里来吧，去县委办公室。我说，让我去县委办公室，还不胜在老焦的坟前摆张小方桌卖茶呐。俺活着跟焦裕禄一起下地干活，在他班子下搁过伙，熟了，现在焦书记死了，我伺候他最合适。刁文答应了我。不是有句老话，党员是块砖嘛，就把我这块砖搬到焦裕禄陵园来了。

又六月了，我想起去年那场乱子，乱前有位记者，说是搞考察的，来看看焦裕禄，问我几任县委书记哪一届好。后来就提出了个三不该，一是焦裕禄陵园不该占六、七十亩地，二不该盖这样好的房子，三不该花这么多钱。我一听就生气，我问他，你去过曲阜没？孔子死时坟地几分，如今占地三千

二百亩，为啥？后人盖的，人们敬他！我成心呛他：如今老师都不中了，老师的学生还能中？他连忙问，谁是老师？我说毛泽东，不是有焦裕禄是毛泽东的好学生这话吗？今年江泽民书记提出学习焦裕禄，他又来了，脸可红，没敢再找我。

去年秋天还来个大学生，说是从啥村（中关村）那儿走来的，三十一、二岁，背个行李包，喊我给他开门。他说小学时念过焦裕禄的课文，问我兰考还有没有没改造好的盐碱地，我说许贡庄还有一片，是有意保留的。他说，我的同学有的出国了，有的走后门留在了北京，我是文科，到哪儿哪儿不要，我就上路了，想来问问焦裕禄要不要我……说得我心里很酸。

今年清明，垌阳刁楼村的马传秋，拄着两根五、六尺长的棍，棍下头扎着铁箍，穿着皮袄，他关节炎病可厉害了。他好不容易走到焦裕禄坟前，闷闷地流泪，说，我快不中了呀焦书记，我当队长时，你到俺队救灾，你才四十几岁就早早走了，我这种人活到七十多，真该咱俩换换。临死前，我想你，来看看……哆哆嗦嗦鞠了三个躬。马传秋回家六天就去世了……

前几天，从安徽来了三个妇女，都五十来岁，都哑巴，比比划划来到焦裕禄坟前，拍拍心口，拍拍头顶，哇哇哭了起来，满脸泪水。这么多年，安徽来的人不少，那儿产的姜不赖，来兰考卖姜，也

有要饭的，都知道焦裕禄。

今年清明，葡萄架一位老婆儿，拿着纸来到焦裕禄坟前。这些年一到清明，十月一（农历鬼节），五月十四（焦裕禄忌辰），可多来烧香烧纸的。我问她的名，她不说。老婆儿好哭呐，边哭边说那些年焦书记把白面送到床头，现在可好，人老了儿女都不管了……

如今，干部学焦裕禄，青年学雷锋，小孩学赖宁，对上棒了呵！不这样，毛主席打下的江山非变不可。现在来参观的每天上千人，估计这势头今年非超过一百万。我对远路来的优待，还有半夜来的，我就拉开灯跟他们一屋一屋的参观。人家来学焦裕禄，我就学雷锋（笑）。

六月四日下午 陵园林荫道上

被采访人：李国庆 陵园筹建人之一

实话给你说，焦裕禄二十周年后一段日子，基本上没咋开过馆，今年才多了起来。三月，20军军长带着团以上干部来了，下着大雪，好深的雪呐。民权县有个姓任的老人，年年清明来上坟，每回都带一个自己扎的很精致的小花圈摆在焦裕禄的墓前。今年没见他，想是已去世了。

去年夏天，有位从台湾归来探亲的，他详细地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览后，流泪了，感叹道大陆的官员原来是这个样子呵。

还有位祖籍兰考的台湾商人说，焦裕禄身为山东人为兰考人民献身，我生在兰考，也该为家乡做一份贡献，他说今年还要回来。

焦裕禄烈士展览馆开放这些年，来参观的外国人也不少，我记得有越南的、美国的、加拿大的、日本的……

我想起去年五月十四日，有个老婆儿哭着说着：‘人家汤阴那有岳王爷庙，咱兰考咋不修座焦王爷庙呀！’

（这时走过来一位推自行车的姑娘，我记下了她的插话，她叫张明明，在县建筑公司工作）

我那天遇见一位干巴老头，走到焦裕禄墓碑前，直勾勾地瞅着那上面的像，好大会儿才说话，声音可大了：焦书记呀好书记，十冬腊月你到俺家，要不是你，俺一家都活活饿死了！现在，要有吃要喝有喝，不信，你出来看看。也看看现在社会成啥样子了。他这时大声骂了两句，可难听了。骂罢接着说，焦书记，你也出来管管他们、批评批评他们……

六月五日 县委招待所

被采访人：陶景先 招待所所长（当年跟随过焦裕禄的县委速记员）

这么多年，来学焦裕禄的，都把焦裕禄的脚印

碾平了。（一句诗。他的话都短，也显得谨慎。）

我常跟焦书记下乡，一九六三年下了大半月雪，路上几尺深，大雪封门，有的连门也没有，吊着花苦，多少家门前的第一行脚印都是焦裕禄踩出来的。

有个现役军人回来结婚，借人家的被子，假期满回营房，新媳妇又把被子还给家人，焦书记知道了，两眼噙着泪批给了他家40尺布票。

那些人的人，你给他一根萝卜，他感激你一辈子，如今的人你送他一车精粉，他也不稀罕，这人心呀！人们非得有个学的榜样才中。

三

勤恳朴实的人民往往选择一种直接的方式抒发对崇敬者怀念的情思，排遣或呐喊内心的不平与苦楚。作为文化人，他们的纪念与继承往往离不开被鲁迅先生喻为的“金不换”。

在采访中，许多人告诉我，写焦裕禄的书，千万不能忽略了“二生”：刘俊生、黄浦生。

“二生”，无论时代升沉，政治晦明，岁月的磨难乃至灵与肉的创伤，二十几年间他们从未停止过用那注满一腔真情的笔去歌吟焦裕禄这民族的精英。

刘俊生是农民的后代，至今家还在一个叫胡集

的村里。五十七岁了，他的家中没有局级干部相应的设施，简单地一眼能看清楚一切。可他那孩子般流露出来的那种富庶的神情俨然是一位百万富翁。是的，他几乎占有了焦裕禄从出生到逝世的全部第一手资料（有好几箱子），这是他和同伴跋山涉水踏破铁鞋收集整理出来的宝藏。

当焦裕禄的雕像被九十年代第一缕春风吹抚去盐碱与黄沙而重新辉煌的时候，他已经伤痕累累，茫然四顾，一时间竟不知该对来访者说些什么。

他刚从麦场回来，身上还沾一节有霉斑的麦秸。我不敢多问他什么，他木箱里的宝藏这么多年来已慷慨地贡献了许许多多，有些怕已名副其实地成为本本了，犹如被提取了精髓的一具具标本。

全是无偿地奉献呵！

一九六三年九月，他跟随焦裕禄下乡，偷偷拍下焦裕禄在田间操锄和在花生地薅草的照片，还有那张深情地注视着泡桐的照片，最初也只是贴在日记本的扉页和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而当它们纷纷见诸全国甚至世界的报刊时，则一律署名为“新华社发”。

焦裕禄去世之后，他悄悄地收拾起了那把有着永远空洞的藤椅，把它放在自己屋内的立柜顶上，他还在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的协助下从焦裕禄家的墙后找到了那双熟悉的缀着厚厚补钉的袜子和破棉鞋……他用报纸包了回去，拾掇干净，精